

试论畏兀儿僧对元朝的影响

王艳玲

(许昌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河南 许昌 461000)

摘要:元朝时期,畏兀儿僧的政治作用非常突出,他们精通多种语言,知识渊博,在参与元朝的政治文化建设中,对元朝政局的稳固和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其政治意义深远。

关键词:回鹘佛教;畏兀儿僧;元朝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596(2009)09-0017-02

9世纪60年代,西迁回鹘的一支建都于高昌城,一般称之为高昌回鹘,也称北庭回鹘、西州回鹘等,蒙元时期称畏兀儿。其建立的政权,称为高昌回鹘王国。高昌回鹘王国自创建至13世纪80年代灭亡,历经约4个多世纪。期间,高昌回鹘王国之所以能够得以长时期的稳定发展,不但与回鹘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提倡和支持有关,也与回鹘僧人对佛教的传播有着重要的联系,而且与当时回鹘所处的时代形势有着重要的关系。回鹘西迁后所处的历史,正是中国历史上混乱割据和多种势力并存的复杂局面,这种情况下,回鹘得以能够与中原及其周边其它民族长期共同发展,有赖于回鹘佛教对其民族政权的影响,但同时也与高昌回鹘王国所在的地理位置有重要关系。众所周知,自唐以来,西州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是联系内地、中亚、漠北的交通枢纽,也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商业中心,回鹘西迁至西域后,西州仍是交通枢纽和商业贸易中心,其优越的地理位置非常有利于高昌回鹘王国的发展。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西北地方政权,孕育了大批贤能之士,其中包括著名的佛教僧人,他们极大地影响了周围许多民族政权的发展,在西北为回鹘与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对西北各民族关系影响巨大。^[1]历史上,其对蒙元的影响尤其显著。

蒙元帝国也是一个十分信奉佛教的民族政权,其崇佛之程度较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强烈,元朝许多皇帝都是佛教的热心支持者和倡导者。高昌、西藏等地区均为西北边陲的重要地方政权,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且,这些地区非常重视佛教的发展,所以,由于地域分割,政治、文化区域化,为了一统天下的强势,蒙元统治者必须借助佛教的力量,笼络一些德才兼备的僧人为其政权服务。因此,为免除边疆政治重镇——高昌和西藏诸部局势的动荡,了解到佛教在这些地区的影响,蒙元统治者极力采取对畏兀儿僧人和西藏僧人笼络、优容的政策,大兴佛教。自1247年凉州会晤,萨班顺势而归,阔端皈依藏传佛教,“累朝皇帝,先后受戒九次,方正大宝”,^[2]真正体现了元朝政教合一的发展模式,可以说,佛教几乎伴随蒙元发展始终,巩固和稳定了元朝统治,而这个发展过程始终离不开畏兀儿僧的重要影响。

畏兀儿向来是一个善于接纳新事物的民族,其在归附蒙古汗国后,敏锐地发挥了藏传佛教在元朝的政治势力,许多畏兀儿僧皈依藏传佛教,再次继承和发展了与以前各民族统治阶级的密切联系,实现了与元朝统治阶级的紧密结合,受到元朝的重用,对蒙元的政局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这里首先要谈的是畏兀儿僧叶仙鼎。叶仙鼎曾为喇嘛僧,据《萨迦五祖全集》记载,其曾师从萨迦班智达,与八思巴是师兄弟,其后还俗入仕,自元中统二年(1261)起,任吐蕃宣慰使。叶仙鼎任职期间,大力弘扬佛教,从事佛经的抄写与翻译。

由于西藏政治、文化的区域化,于是对吐蕃宣慰使的选择非常重视。由叶仙鼎出任吐蕃宣慰使,符合时代形势和蒙元统治者治理西藏的需要。因为西藏地区非常重视佛教的发展,其地域环境需要有一个既懂宗教法规又熟悉僧尼心理,而且有很高威望的人来担任,这不仅关涉到佛教在西藏的发展,而且将影响到元朝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秩序的安定等重大问题,所以叶仙鼎的僧侣经历及其与八思巴和蒙古皇室的关系决定了其出任吐蕃宣慰使。

以佛教作为治理边疆的手段,也是叶仙鼎能够长期担任吐蕃宣慰使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在任的二十四年中战功卓著,为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继吐蕃宣慰使之后,叶仙鼎又接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可谓德勋位高,为保卫蒙元边疆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死后被赐协恭保节功臣、太保、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为巩国公,谥敏忠,其在元朝的地位和影响,由此可见。

与叶仙鼎一样,对蒙元政权有着重大影响的还有很多著名的畏兀儿僧。如迦鲁纳答思、阿鲁浑萨里、必兰纳识里等,他们知识渊博,精通多种语言,机智善辩,德高望重,与皇室关系也非同寻常。

迦鲁纳答思,为回鹘佛教翻译家兼语言大师,译有多部藏文经典。曾师从八思巴,任忽必烈与八思巴之间的翻译,解决了蒙元政界与藏传佛教教界对话的难题,顺畅了双方外交事宜的交涉,为元朝的政治稳定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畏兀儿僧阿鲁浑萨里,精通多国语言,在担任外交翻译

方面功不可没。因其博学多才,深得八思巴的赏识,被荐入仕,受忽必烈重用。其位高权重,曾提议置办“集贤院”和“国子监学馆”,为元朝笼络了大批能贤之士,推动和完善了元朝的政治制度建设,对元朝的政治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死后被封为赵国公。

必兰纳识里,原名只刺瓦弥的理,为元成宗替僧,是《元史·释老传》记载的唯一的畏兀儿名僧。他不但精通多种语言,翻译多部经典,担任着佛教界高级领袖,而且同时兼职外交事宜,对佛教在蒙元的传入和介绍起着很大推动作用。

畏兀儿女僧舍兰兰,后妃王公皆尊称其为师。“自谓出入宫掖数十年,凡历四朝事三后,宠荣兼至,志愿足矣”。后受诏居妙善寺。她同时精通多种语言,为著名佛教翻译家。

由上可见,畏兀儿僧不但具有渊博的知识,精通多种语言,知晓天文地理,了解他国的礼仪文化建设,而且他们善辞令,机智善辩,能敏捷地回答对方问题。很关键的是,这些僧人除具有才、学、识外,还具有德,可谓德高望重,在元朝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们之中大多数与皇室及八思巴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些僧人在元朝的政治建设和发展中担负着重要的政治使命,在元朝与他国的沟通往来方面无人能替代,并对他国佛教的引入和外交翻译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成为元朝的重要代言人。他们不但体现了本国知识、学术水准,而且取得了外交胜利,为元朝挽救了国威,对元朝的政治稳定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同时还应看到,元朝皇帝授予这些畏兀儿高僧职权,既有利于佛教的发展,又有利于元朝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尽管这些入仕为官的畏兀儿高僧占整个元朝官员的比例很小,且他们完全受皇帝的“恩赐”,是一种被动的入仕,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一个史事实实在在地在元朝存在了百余年,构成了元朝政治文化领域里独具特色的一个博学阶层,对元朝的政治建设和文化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历史上,没有几个少数民族僧人享有如此殊荣,这是中国历史,也是中国佛教史上少有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形成,固然与元朝崇佛重佛的国策有关,但与畏兀儿僧自身能力也分不开。

20世纪80年代初,文物考古者在内蒙古昭蒙鄂托克旗发现的规模巨大的百眼窟石窟寺庙建筑材料和壁画榜题中大量维吾尔文(回鹘文)遗留墨迹^[9],也表明畏兀儿僧对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所起的引入和中介作用。直到今天,蒙古的佛教,还与回鹘佛教一样,使用诸天、恶魔这样的名称,这也是回鹘佛教影响蒙古的重要表现。

由于畏兀儿僧高深的佛学造诣和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还受命参与元朝王权旨令下的大型佛事活动。

1256年,回鹘僧作为佛教一派曾参与蒙哥汗旨令下的佛道两教的辩论活动^[4]。

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285—1287年),畏兀儿僧奉诏领衔与蒙、藏、汉僧一道参与《至元法宝勘定总录》修订

工作,对《大藏经》进行汉藏对译的整理。29人组成的小组中有五位畏兀儿人奉诏参与了此项整理工作。他们当中就有前面提到的迦鲁纳答思、合(乞)台萨里,另外还有安藏、脱印、斋牙答思,均为著名的畏兀儿人。^[6]

大德年间(1297—1307年),畏兀儿僧又与西藏、蒙古及汉族诸僧在萨迦派喇嘛法光的主持下,共同译刻蒙文《大藏经》,将藏文大藏经译为蒙古文,于西藏钹版付梓,后又有续补,即形成了今天所见的蒙文大藏经。

此外,在元统治者的旨意下,畏兀儿僧还常在宫廷设坛,向皇帝及皇室成员讲解经法,在元朝宫廷从事大规模的佛事活动。如“天历元年(1328)九月,命高昌僧作佛事于延春阁;十二月,命高昌僧作佛事于宝慈殿。”^[5]

畏兀儿僧的这一系列佛事活动,政治意义深远,不但增强了畏兀儿在元朝的政治势力,而且凝聚了畏兀儿、藏、蒙、汉等民族力量,推动了元朝统一的步伐,体现了畏兀儿团结合作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影响着整个中国大一统的格局,形成了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现象。

总的来看,回鹘佛教在周边各族人民中有广泛的信仰基础,给周边这些民族国家的各个方面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尤其对元朝的影响更是不容低估,而其中畏兀儿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为蒙元的统一和国家的稳固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自然,畏兀儿僧不断向蒙元统治阶级的靠拢,也是为了争取元朝统治者强大力量的支持,以维护其既得权势,进而巩固和扩大回鹘佛教的影响,其根本上还是为回鹘王国的稳固服务的。同时也应看到,畏兀儿僧与蒙元及其他统治力量的联系,表明其西迁后,与汉、藏、蒙、辽、夏、金等各民族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对加强各民族的凝聚力和促进全国统一有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334.
- [2][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4.卷3,受佛戒条.
- [3]王大方.百眼窟的营建年代及壁画主要内容初论——兼述成吉思汗在百眼窟地区之活动.内蒙古文物考古所.内蒙古文物考古集[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 [4][元]释祥迈.至元辨伪录[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卷4.
- [5][元]庆吉祥.大元至元法宝勘定总录[M].上海: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1936.卷1,奉诏旨编修执笔校勘译语证义诸师名衔.
- [6][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卷32,文宗纪一.

(责任编辑 孙国军)